

# 懒孵鸡娘孵小鸡

仇叶祥

据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鸡的国家，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鸡肉鲜美，并含有维生素C、E等，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鸡蛋含丰富的优质蛋白，鸡蛋蛋白质的消化率在牛奶、猪肉、牛肉和大米中是最高的。鸡蛋烹调方便，既可制作成主菜，又可当烹调辅料，调制出很多美味佳肴。养鸡方法简单，成本又省，因此深受农户欢迎。过去在我老家，家家户户都养着一大群鸡。小时候，懒孵鸡娘孵小鸡，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场景。

宁海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常年以东南风为主，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又有竹、木、茶、桑、果之盛，特别适宜养鸡。一户人家养上十多只鸡，逢年过节都有鸡肉吃，平时还有鸡蛋吃。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鸡蛋，还可以到小店兑换酱油、米醋、食盐、火柴、肥皂等生活用品。

每年二三月，天气转暖，母鸡开始下蛋。母鸡连续下蛋后，如果有一天趴在窝里半天不动，赶它也不出来，抓它起来，发出低低的啁啾

声，眯蒙着双眼，不爱吃食，很少饮水，羽毛光泽退去，翅膀弓着像生了病似的，用手摸它的体温，感到滚烫滚烫的，这就意味着这只母鸡要抱窝了，宁海人说它懒孵了，该让它孵小鸡了。

这时家庭主妇，找一只脚箩，在里面填上稻草，搭成鸡窝。放在阴暗、干燥、安静的屋角。精心挑选鸡蛋，让懒孵鸡娘孵小鸡。孵小鸡的鸡蛋，必须是受过精的，一般附近有健壮的公鸡，母鸡下的蛋都是受过精的。孵小鸡的蛋要求新鲜、光泽明亮，最好是一周内下的。鸡蛋要求大小均匀，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一只鸡娘一窝，可孵十几只小鸡。

懒孵鸡娘放进孵窝后，它先是慢慢的挪动，调整好自己的身体，接着开始环顾左右，用嘴和爪轻轻地将露在身外的鸡蛋，往自己的腹翅下揽，使之完全覆盖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懒孵鸡娘昼夜不离窝，并经常用鸡爪翻动鸡蛋，用自己的体温孕育下一代。主妇们会定时，给它喂最好的精料和水。一周后，把鸡蛋一个个拿出来，放在灯光下照，观察鸡蛋有否变化。灯光下可以清晰的看到蛋壳里小鸡的雏形。如果发

现鸡蛋没有变化，说明该鸡蛋已孵不出小鸡了，拿出来仍可以食用。过了二十天，你会发现鸡蛋开始出现小小的裂缝。再过一二次，鸡蛋开始裂开，而且口子越来越大，再后小鸡就破壳而出。

刚孵出的小鸡，用泡软后的米粒、菜叶和嫩草芽剁细后喂养。十几天后，小鸡的软毛变粗变硬，母鸡带领小鸡到园子里觅食。母鸡找到小虫，用嘴尖不断地点击地面，引导小鸡捕食。母鸡还会用鸡爪不停的刨地，寻找虫子、虫卵让小鸡食用。那时生态环境好，小鸡有很多天敌，天上有老鹰，地上有黄鼠狼。母鸡保护小鸡，与天敌搏斗的场面十分壮观。于是，人们就模仿老鹰抓小鸡的动作，编排了一套游戏：一个半大人扮母鸡，身后拉着一串小孩扮的小鸡。另一个半大人扮老鹰，扑向鸡群，母鸡始终冲在最前面，不断地与老鹰搏击，奋力保护着小鸡。

一个月后，小鸡基本上学会母鸡传授的觅食、自我保护等技能，慢慢地疏远母鸡。小鸡不需要鸡娘了，母鸡也开始苏醒了，恢复体能后，它又开始下蛋。

到了金秋，小鸡已长成大鸡，公鸡开始打鸣，母鸡开始下蛋。

初秋母鸡也会懒孵，也可以孵化小鸡，但孵出来的小鸡体质差，体形小，会经常拉白屎，被人们称为“八月白”。

那时，也有仙人挑着烘烘鸡来宁海卖。烘烘鸡是人工孵化出来的，长大了鸡的体形没有家鸡(懒孵鸡娘孵化的鸡)大，下的蛋也没有家鸡蛋大。懒孵鸡娘孵出的小鸡，长大后，外形美观，体型紧凑，大子较大，尾羽高跷，体呈元宝型，胫细，全身羽毛、胫、趾、喙多为黄色。胴体表皮呈淡黄色，丰满，切面光亮，有弹性，食用肉质细嫩，鲜香味浓郁，味美可口，汤汁透明无混浊，营养价值极高。白蘸、红烧、煲汤均属美食中的上品，把鸡做成“三套筒”更是大补元气。“三套筒”就是把鸡杀后去毛，挖去内脏洗净，在腹腔内塞进猪筋肉，再在鸡身上套上猪肚，放上调料，放在铁锅里红焖。红焖几小时后，“三套筒”出锅，金灿灿、油唧唧的色泽，鸡肉、猪肉、猪肚油而不腻，香气扑鼻，口感特好，据说整鸡一人享用，滋补效果更好。

随着科技的发展，懒孵鸡娘孵小鸡已成为故事。但我总觉得现在的鸡肉、鸡蛋味道、营养价值，都不能与以前懒孵鸡娘孵出的鸡相比。



无题

(一草堂 摄)

第722期

潘一寿 山景雁

## 桑洲记

赵安炉

春风是催情的高手。春风一拂，漫山遍野便绿意葱葱，枯草绿了，树枝吐芽了，梨花白了，桑洲的油菜花黄了……

桑洲位于宁海县西南部的边陲，西毗天台县，天台山余脉延伸至此依然“龙腾虎跃”，岗峦众多，丘陵起伏，北有前山岗，西有扁担岗，南有南山岗。其中南山岗最有“花头”：油菜花、茶园、古树群、彩石村……

南山岗高耸入云，站在山脚望不到顶，一条盘山公路把一处处春的色彩串连在一起，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山坡上一层层的梯田均种上油菜，阳春三月，便开出嫩黄的花。在绿色的山岗上那一垄垄、一片片的黄色甚为夺目，仿佛是画笔所涂抹。漫步其间，山风拂来，一阵阵清香沁人心脾。在油菜花最为茂盛之处，零星点缀着耀眼的白，那便是梨花，白得纯洁，白得可人，若是落过一场雨，带雨的梨花则更是楚楚动人，让人怜惜。

我喜欢摄影，每当油菜花开的季节我都会跑去桑洲拍油菜花。运气好，碰到大雾，就像捡到宝贝一般

的兴奋。若要碰到大雾，必得早起，日出前赶到。桑洲麦饼是有名气的，每次去，赶到桑洲街，天已朦朦胧亮，这时，买一只麦饼当早餐，一边啃着一边开车上山。

南山岗东南角设一观景台，是看油菜花的最佳位置，凭栏俯看，美景一览无余，公路弯弯绕绕地在村落、油菜花、竹林、梨园、桃林间穿行，极目远眺，前山岗在飘渺的晨雾中朦朦胧胧若隐若现，谷底一条宽阔的清溪自天台山而来，自西向东穿镇而过。看罢油菜花，会再去古树群转一转。山岗上有个安静的村子叫夏家，村边的小山坡上就这样突兀着一群古树，是自然生长抑或是先人栽种，亦无处考证，每一棵都是老寿星，最年轻的上百年，最老的达800年的树龄。历经了数百年的严寒酷暑和风风雨雨，它们有的浩然挺拔直插高空，有的苍劲飘逸与云为伴，有的曲曲弯弯如走蟒游龙，气势非凡。

记得有一年，也是油菜花开的时节，我就在古树群下的木质平台上睡了一晚，那是一次露营大会，不仅有本地的各队驴友，更有来自上海、舟山、宁波等外地的驴友。那晚，一车的啤酒喝光了，卡拉OK在

山间的夜空久久回荡，直至夜深人静，却又意犹未尽地取出笛子来吹，睡在帐篷里的许多人竟然和着曲子唱出声来。

如果说赏花是一件闲情雅致的事，那么坐落在田洋卢村尾的“文昌书院”则有着历史的厚重感。桑洲人卢原质是明代大儒方孝孺的表哥，他于明洪武21年(公元1388)考取探花，成为科举史上宁海功名最高的人，卓越的文才，深得朱元璋的赏识和宠爱，官至太常少卿、溧水丞等职，为官期间，深受百姓爱戴。方孝孺被害后，朱棣看重卢原质的才华和名声，意欲召用，却被其严词拒绝，结果，自然是全家被害。走进“文昌书院”，当年卢原质亲手种植的三株乌桕树依然茂盛，它是在默默地缅怀主人的恩泽，还是在彰显宁海人的耿直和硬气呢。

相对于陈家三台、文昌书院等人文景观而言，“麻源洞”则纯粹是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鬼斧在山腰横刀一奇，顿时电光石火，山岩生生被炸开一个口子，当地人称之为麻源洞。狭长的一个洞竟然可容纳数十人，山民可在此避雨，亦可生火做饭或取暖。直泻的瀑布形成一个宽大的水帘，仿佛要把洞遮掩，伫立洞

口，瀑布从头顶泻下，在你眼前一晃，瞬间就朝你的脚下跌落下去。在阳光的照射下，组成瀑布的一条条水线晶莹剔透，如丝如发，透亮唯美。若是在呼气成霜滴水成冰的寒冬季节，瀑布则冻成冰凌，一根根又粗又大的冰柱就悬挂在洞前，远远望去瀑布似一条银蛇挂在山间，熠熠生辉，极其壮观。

桑洲的南山岗，山高气爽，云雾缭绕，一尘不染，深深地吸一口气，顿觉清新惬意。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所以，早在清朝，桑洲就是宁海的主要产茶区。每行行至岗上的茶园，便会忆起那日的“品茶会”：闲坐在长长的竹亭里，四周绿意盎然，穿着明清服饰的少女，稚气的脸上笑容似花，勤快地为客人送上一杯杯刚泡的“望海早茶”。杯中的茶叶尖削挺秀，大小匀称的嫩芽竖立在杯底，汤色碧绿明亮，弥漫着清雅之香，轻尝一口，入唇。那一刻，拂面的是融融春风，入耳的是和谐之声，养眼的是无限春色，直叫人陶醉，不仅为你卸去了生活中的劳顿，更有一种“悠然见南山”的闲意。

## 青蒿赋

赵邦振

清明将至的时候，青蒿也渐渐地旺盛起来了。这青蒿虽算不上有“离离”之势，倒也鲜嫩勃发。于是，便有许多少妇老妪，挎篮提剪，走向那春风乍起的原野。

咱们民族认识青蒿的历史已相当久矣，《诗经·小雅·鹿鸣》里有这样的句子“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芩”，这里的“苹”、“芩”即是蒿类植物，而“蒿”则是直指“青蒿”了。看来，青蒿是温驯的鹿最喜食的植物。

而我们的祖先，早已将青蒿入药了，据药书记载，它有清虚热、除骨蒸、解暑热、截疟、退黄等功效。中华名医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李时珍……对青蒿都有过研究，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到了当代，一生热爱中华本草的屠呦呦更把对青蒿的研究推向了高峰，提制出了青蒿瑰宝——青蒿素，向世界宣示中华的科学命脉是植根于中华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之中的。

特别让人惊羡的是，我们的祖先，还把青蒿演化成为一种充满文化内涵的食材。

在这里，我首先想起了东汉末期的著名文学家曹操的《蒿里行》。这首借用汉乐府旧题来揭露当时社会战争频繁，民不聊生惨状的古体诗，让我有了想法：蒿里，指死人所处之地。那么这“蒿”是否就是青蒿？如果有这种指向，可见乱坟岗是青蒿最易聚集的地方。这就让人进一步展开了神思：那些凄凉的白骨野魂，靠什么来排遣他们的孤寂？看来只有这萋萋的青蒿最能抚平其惨苦的心灵了。

洪昌成

我喜欢种植花木，更爱种植果树。

几年前，我在自家门前园地里栽下了桃、李、梨、杏、樱桃、柚子等树苗，各类品种数量不多，有点儿鱼目混杂、杂乱无章，但却不影响种蔬菜，一举两得。我不是刻意地追求果树们给予多少回报，而是在意果树们一年一度的花事美景。每年一过立春，我就期待着姹紫嫣红、春色满园的美好时光。在春风春雨的沐浴下，休眠了一冬的果树们已耐不住寂寞，它们在悄悄地孕育着、酝酿着，如何在这美好的春光里展示自己亮丽的身姿。

惊蛰过后，乍暖还寒。一日清晨，忽听得小鸟婉转清丽的歌声特别传神，我感触到春天已光临我的果园，便急急地来到院子里察看。果然不出所料，靠近围墙的一棵杏梅已按捺不住春的诱惑，光秃秃的枝杈上绽出了一串串粉嘟嘟、红艳艳的花朵，真有点儿“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景象。再看其它的果树，有的暴出了嫩绿的芽苞，有的努出了小小的花骨朵，有的透出了细细的叶尖儿，可见都在悄然萌动。我心想，得赶紧为果树们修剪枝条，施肥培土，为它们以后的成长奠定基础。

三月惊蛰春始开，一场春雨一场暖。果树们都陆续续地登上春的舞台。桃树是众多果树的佼佼者，生长得快，出果早，而寿命短，最多不过二十来年。桃树的品种繁多，最常见的有水蜜桃、黄桃、金桃、油桃、蟠桃……无论是什么品种，它们的花期都相差不了几天，直至三月底，落花凋谢，结下新桃。桃花盛开的季节是最引人瞩目的，它是人间的春光胜景。民间歌唱家蒋大为的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红了全国，那个地方指的是奉化的王家山桃园和宁海的胡陈东山桃园，这是我们宁海人的骄傲。江南春早，风光无限好。自古至今有多少文人墨客为桃花的美景所倾倒。“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等等的佳句流传千古，脍炙人口。我爱读这些诗词，也爱种植桃花。在我的果园里就有十来棵不同品种的桃花。春分前后，先是零星

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从青蒿身上领知到了真情，并把自己对先人的哀思寄托到了青蒿的身上。由此，青糕就诞生了！我们的祖先，一辈又一辈，将饱孕绿汁的青蒿收拾干净，焯过水，捣成细末，和入绵软的糯粉之中，制成了绿绿的、糯糯的、香香的青糕。这青糕，不仅仅是饱了口福，更重要的是浓缩着对先人的重重怀想，怀想着先人的生养之恩、怀想着先人的慈爱之情……中华民族的慈孝文化，在这一块一块小小的青糕里泛现出幽幽的光泽。

记得战国中期曾经发生过一场燕、齐之间的即墨之战。当时的齐国七十多座城被燕国所占，只剩下了即墨与莒两座城市，已处于亡国的边缘。即墨被燕军久久地围住，情势相当危急，守城军民的斗志已严重动摇。关键时刻，即墨守将田单为了激励军民斗志，故意放出假消息，宣称齐人最怕的是先人的坟茔被掘、尸骨遭侮，如果这样，齐人必降。燕军指挥劫舆果然中计，在城外掘坟焚尸，最终激起了即墨军民的愤怒和斗志，后来在田单的巧妙战术下，一举反击成功，收复了全部失地，恢复了元气。此例说明，“祖先情结”、“根源崇拜”的力量是何其巨大！

崇尚祖先，我们的民族把这项文化工程创造得臻于至善，以至于形成了一整套固定不变的传统模式，这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大“鬼节”——农历四月的清明节、七月的中元节、十月的寒衣节。这些节日，除了祀奉鬼神、纪念先人之外，更重要的还与农事紧密地联系起来，做到了宗教、习俗与生活的高度结合，这是许多民族的文化难以企及的。

## 春在果园

星开了几朵桃花，接着先先后后、陆陆续续争着绽放。粉白的、浅红的、深红的，一律热烈芬芳，绚丽夺目。蜂蝶萦绕其间，花枝随风摇曳，暗香浮动。此刻，你若置身桃园，流连于一片芳华之中，便会感到花不醉人人自醉。

梨花、李花等，则是另一番春景。那一串串、一簇簇的白花，如琼枝飞雪，冰清玉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原本是雪花的写照，可梨花的白净与高洁胜似雪花。她有着朴素、自然的美，如同乡村纯朴的姑娘。当我身处梨园，微风轻拂，花枝颤动，楚楚动人，令人好生怜惜之情。梨花虽美，但如雪易逝。“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这是苏轼的《东栏梨花》，蕴含着人生哲理。诗人由梨花的短暂感慨光阴易逝，红颜易老，人生苦短。由此告诫人们不要虚度光阴，枉为一生。花有再开时，而赏花的人还会年年依旧吗？

写到此，我忽然想起“人间四月芳菲尽……”的佳句，但现实并非如此。农历四月，正是春夏之交，天气回暖的时候，也是橘子开花旺盛的季节。在我的家乡，沟沟坎坎，房前屋后，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橘园。过了“四月八”，那翠绿的橘树枝头，缀满了密密麻麻的白色花蕾，继而爆米花似地盛开，满园花团锦簇，如白雪皑皑，香气四溢，引得蜂蝶乱舞。这时，无论是村巷里、田野上、小路上，甚至空气中都弥漫着橘花的清香，深深地吸一口，沁入肺腑，人的精神也为一振。都说“桂子花开，十里飘香”，确是夸张了，而橘花的清香远比桂花浓郁，且花期最长，一直延续至四月底。即使落花满地，也会迎来一阵阵馥郁的清香。

家乡的人们都爱种橘子，那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橘子的品种也在不断改良更新，近年，人们又引入一类誉为“红美人”的新品种，但需高棚培育，成本昂贵，自然收入也可观。橘子不仅花香醉人，果实酸甜可口，而且四季常绿，满园春色。一年中最好的景致是在“最是橙黄橘绿时”。

——乡村里大片大片的橘园，果实累累，黄绿相间，活脱脱的一幅“田园乐”。我愿果园里的春天常在。